

子凡郭与英祥露

著 等 理 樹 趙



85
13
2

行發店書華新北華

△△△△△△△△△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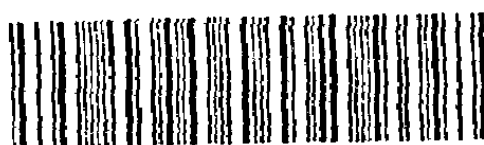
孟祥英與郭凡子

△△△△△△△△△△

趙樹理等著

華北新華書店發行

一九四六年六月出版



3 0610 0634 6

目次

孟祥英蘭身

體道理

女狀元郭凡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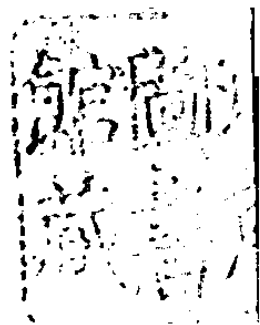
王溪南

孟祥英翻身

一、老規矩加上新條件

湖縣的東南角上，南漳河邊，有個西陵口村，姓牛的多。離西陵口三里，有個丁岩村，姓孟的多。牛孟兩家都是大族，婚姻關係世代不斷。像從前女人不許提名子的時候，你想在這兩村間問一個牛孟兩姓的女人，很不容易問得準，因為這裏的『牛門孟氏』或『孟門牛氏』太多了。孟祥英的娘家在丁岩，婆家在西陵口，也是個牛門孟氏。

不過你却不要以為他們既是世代婚姻，一對夫妻一定都是很美滿的，其實糟糕的也非常多。這地方是個山野地方，從前人們說：『山高皇帝遠』，現在也可以說是『山高皇帝遠』吧，離區公所還有四五十里。爲這個原因，這裏的風俗還和前清光緒年間差不多：婆娘們的規矩是常規矩時候挨打受罵，一當了婆婆就得會打罵媳婦，不然的話，



就不像個婆婆派頭；男人對待女人的老規矩是「娶到媳婦買到的馬，由人騎來由人打」，誰沒有打過老婆就證明誰怕老婆。

孟祥英的婆婆，除了遵照那套老規矩外，還有個特別出色的地方，就是調靜。年輕時候外邊朋友們多一點，婆婆雖然不贊成，可是也惹不起她——說也說不過她，罵罵罵不過她。婆婆還惹不起，媳婦如何惹得起她呢？

有村裏的老規矩，再加上婆婆的好嘴，本來就夠孟祥英倒霉了，可是孟祥英本身還有些倒霉的條件：第一是娘家沒有人做主。孟祥英九歲時候就死了爹娘，那時只有十三歲一個姐姐和懷抱裏一個小弟弟。後來姐姐也嫁到西故口。因為姐姐的婆家跟自己的婆家不對勁，自己出嫁時候，姐姐也沒得來，結果還是自己打發自己上的轎。像這樣的娘，自己挨了打誰能給爭口氣呢？第二是娘家窮，買不起嫁妝。第三是離娘早，針線活學得不大好。第四是腳大。這地坊見了腳大女人，跟大地方人看見小腳女人一樣害怕。第五是從小當過家，過了事好說理，不願意馬馬糊糊吃婆婆的虧。這些在婆婆看來，都是些該打罵的條件。

二、哭不得

滿肚冤枉的人，沒有伸冤的機會，當免不了要哭，可是孟祥英連哭的機會也不多，要是娘家有個爹娘，到娘家可以哭一哭，可是孟祥英娘家只有十來歲一個小弟弟，不說不便向他哭，他哭了還得照顧他。要是兩口子感情好，受了婆婆的氣，晚上可以向丈夫哭一哭，可是孟祥英挨打的時候，常常是婆婆下命令丈夫執行，向他哭還不是找他再打一頓嗎？

不過孟祥英也不是絕沒有個哭處：姐姐跟自己是一家人，見了姐姐可以哭；鄰家有個小媳婦名叫常貞，跟自己一樣挨她婆婆的打罵，見了常貞可以互相對哭；此外，家裏造紙，晒紙時候獨自一個人站在紙牆下，可以一邊貼紙一邊哭。在紙牆下哭得最多，常把個布衫襟擦得濕濕地。

有一次，另外遇了個哭的機會，就哭出事來了。一天，她一個人架着轎轎上碾米，接着米就哭起來了，被她丈夫一個本家叔父碰見了。這個本家叔父問明了原因，隨便

批評了她婆婆幾句，不料恰被她婆婆碰上。這位本家叔父見自己說的話已被她婆婆聽見，索性借着叔嫂關係當面批評起來。婆婆怕露體自己年輕時候的毛病，當面不敢反駁，只好用別的話岔開。

婆婆若早就怕孟祥英跟外人談話，特別是跟年輕媳婦們談，據她的經驗，年輕媳婦們到一處，無非是互相談論自己婆婆的短處，因此一見孟祥英跟鄰家的媳婦們談過話，總要尋個不是打罵一番。這次見他雖是跟一個男人談，却親自聽見又偏是批評自己，因此她想：『這東西一定是每天在外邊敗壞我的聲名！非教訓她一頓不可！』按舊習慣，婆婆我媳婦的事，好像碾磨道上蹄蹄蹄印，步步不缺。恰巧這天孟祥英一不小心，被碾滾子碾壞了個帶帶把，婆婆借着這事罵起孟祥英的爹娘來。因為罵得太不像話了，孟祥英忍不住便答了話：

『娘！不用罵了，我給你用布補一補！』

婆婆說：『補你娘的×！』

『我跟我姐姐借個新的賠你！』

「賠你娘的×！」

補也不行，賠也不行，一直要罵『娘』，孟祥英氣極了，便大胆向她說：『我娘死了多年了，現在你就是我的娘！你罵你自己吧！娘！』

「你娘的×！」

「娘！」

「你娘的×！」

「娘！娘！娘！」

婆婆不罵了，她以為媳婦頂了她，沒得罵個痛快。她想：『這東西比我的嘴還硬！』須得另想辦法來治她！』後來果然又換了一套辦法。

三、死不了

一天，孟祥英給丈夫補衣服，向婆婆要布，婆婆叫她向公公要。就按『老規矩』，補衣服の布也不應向公公要。孟祥英和婆婆道理，說得她無言答對，她便罵起來。孟祥

英氣充足，當然要和細爭辯。頗看這陣勢不能取勝，就跑到地裏叫她的孩子去。

「梅妮（孟祥英丈夫的名子）！你快回來呀！我管不了你那個小奶奶！你別小奶奶要挾我活吃了呀！」

娘既然管不了小奶奶，梅妮就得回來擺一擺小爺爺的威風。他一回來，按『老規矩』自然用不着問什麼理由，拉了一根棍子便向孟祥英打來。不過梅妮的威風却也有有限——十六七歲個小孩子，比孟祥英還小一歲——孟祥英便把棍子奪出來。這一下可奪出禍來了：按『老規矩』，丈夫打老婆，老婆只能挨幾下躲開，再經別人一拉，作罷了事。孟祥英不但不挨、不躲，又繳了他的械，他認為這是天大一件丟人事。他氣極了，拿了一把銀刀，劈頭一下，把孟祥英的眉上打了個血窟窿，經人拉開以後還是血流不止。

打架的人似乎也說梅妮不對，差不多都說：『要打打別處，為什麼要打頭哩？』這不過只是說打的地方不對罷了，至於究竟為什麼打，却沒人問，按『老規矩』，丈夫打老婆是用不着問理由的。

這一架打過之後，別人都成了沒事人，各自漫散了，只有孟祥英一個人不能那麼清

開。她想：滿地的事，頭上頂個血窟窿，也沒人給說句公道話，以後人家不是想打就可以打嗎？這樣下去，日子長着哩，什麼時候才能了結？想來想去，沒有個頭尾，最後想到尋死這條路上，就吞了鴉片煙。

弄來的鴉片煙太少了，喝了以後死不了，反而大吐起來。家裏人發現了，灌了些洗木梳的髒水，才救過來。

婆婆說：『你愛喝鴉片多得狠！我還有一罐哩！只要你能喝！』孟祥英覺着那倒也痛快，可是婆婆以後也沒有拿出來。

又一次，孟祥英在地裏做活，回來天黑了，婆婆不讓她吃飯，丈夫不讓回家。院門關了，婆婆的屋門開了，丈夫把自己的屋門也開了，孟祥英獨自站在院裏。鄰家媳婦常貴來看她，姐姐也來看她，在門外說了幾句悄悄話，她也不敢開門。常貴和姐姐在門外低聲哭，她在門裏低聲哭。後來她坐在屋簷下，哭着哭着就瞌睡了，一覺醒來，婆婆的屋裏有髒聲，丈夫的屋裏有髒聲，院裏靜靜地，一天星斗明明地，衣服潮得濕濕地。

第二天早上還沒有吃飯，午上還沒有吃飯，孟祥英又覺着活不下去了，趁着丈夫在婆

醫屋裏睡午覺，醒便回房裏上了吊。

鄰家媳婦常貞又去看她，聽見她公婆丈夫睡穩穩地，以為這會總可以好好談談，誰知一進門見她直挺挺吊在梁上，嚇得常貞大喊一聲跳出來。一陣喊叫，許多人都來搶救。祥英的姐姐也來了，把屍首抱在懷裏放聲大哭。

救了好久，祥英又睜開了眼，見姐姐抱着自己，已經哭成個淚人兒。兩次尋死，都沒得死了，仍得受下去。

四、怎樣當了村幹部

一九四二年，第五專署有個工作人員去做西口協助工作，要選個婦救會主任，村裏人提出孟祥英能當，都說：『人家能說話！說話把得住理。』可是誰也不敢去向她婆婆商量。工作人員說：『我親自去！』他一去就碰了個軟釘子。孟祥英的婆婆說：『她不行！她是個半吊子，幹不了！』左說左不應，右說右不應，一個『幹不了』頂到底。這位老太婆為什麼這樣抵死不讓媳婦幹呢？這與村裏的牛差差有些關係。牛差差不是真名，

是個已經回頭的特務，因為他轉變得還差，才叫他『差差』。

當磨擦專案來懷冰部隊駐在這一帶時候，牛差差在村裏也是個了不起的人；後來朱懷冰垮了台，保長投了敵，他又到敵人那邊跟保長接過兩次頭；四十軍駐林縣時，他也去跟人家拉攏關係；真是個騎門兩不絕的人物。他和孟祥英婆家關係很深。當年孟祥英的公公牛明師，因為造紙賠了錢，把地押出去了，沒有地種，種了他五畝半地。他的老婆，當年輕時候，結交下的貴客也不比孟祥英的婆婆交得少，因為互相介紹朋友，兩個女人也老早就成了朋友。牛差差既是桌面上的人物，又是牛明師的地主，兩個人的老婆又是多年的老朋友，因此兩家往來極密切，雖然每年打下糧食是三分歸牛明師七分歸牛差差，可是在牛明師老兩口看來，能跟人家桌面上的事物交好，總還算件很體面的事。

自從朱懷冰垮了台，這地方的政權，名義上雖然屬於咱們晉冀魯豫邊區，實際上因為『山高政府遠』，老百姓的心，大部份還是跟着牛差差那夥人們的苦頭轉。牛差差隔幾天說日本兵快來了，隔幾天說四十軍快來了，不論誰來，總是要說八路軍不行了，這話在孟祥英的公公牛明師聽來，早就有點半信半疑；因為牛明師家裏造紙，抗戰以來

紙賣不出去，八路軍來了才又提倡恢復紙業，並且由公家來收買，大家才又造起來。牛明師自己造紙賺了許多錢，不上二年把押出去的地文都贖回來了。他見這二年來收買紙的都是八路軍的人，以爲八路軍還不是真『不行』，可是一聽到牛差差的謠言，他的念頭就又轉了，他想人家這『桌面上人』，說話一定是有根據的。孟祥英的公公對牛差差的話，雖然半信，却還有『半疑』，可是孟祥英的婆婆，便成了牛差差老婆的忠實信徒了。她不管紙賣給誰了，也不管她是怎樣贖回來的。她的軍師只有一個，就是牛差差老婆。牛差差老婆說：『四十軍快來了』，她以爲不是明天是後天；牛差差老婆說：『四十軍來了要槍斃現在的村幹部』，她想最好是先通知他們家裏預備棺材。你想這樣一個婆婆，怎麼會贊成孟祥英當婦救會主任呢？

工作人員說了半天，見人家左說左不應，右說右不應，一個『幹不了』頂到底，年輕人沉不住氣，便大聲說：『她幹不了你就幹！』這一手不想用對了；孟祥英的婆婆本來認爲當村幹部是件危險的事，早晚是要被四十軍槍斃的。她不願叫孟祥英幹，要說是婆護媳婦，還不如說是怕連坐，所以才推三阻四，一聽到工作人員叫她自己幹，她急了。她

想媳婦幹就算要連坐，也比自己親身幹了輕得多，輕重一比較，以前話就添得多了：

『我不管我不管！她幹得了叫她幹吧！』

工作人員勝利了，孟祥英從此才當了婦教會主任。

五、管不住了

當了村幹部，免不了要開會。孟祥英告婆婆說：『娘！我去開會！』說了就走了。

婆婆想：『這成什麼話？小媳婦家開什麼會？』可是不叫去又不行，怕工作人員叫自己幹。顛簸着八路軍『不行了』，可是估量一下自己的能力，比八路更不行，要是公然反抗起來，明天早晨四十軍不來救駕，到晌午就保不定要被工作人員帶往區公所。光棍不吃眼前虧，由她去罷！

婦女也要開會，在孟祥英的婆婆腦子裏是個『糊塗觀念』，有心跟在後面去幫襯，又怕四十軍來了說自己也參加過『八路派』人的會，只好不去。第二天，心不死，她得去偵察偵察。媳婦們開會說了些什麼。她出去一調查，『娘呀！這還了得？』婦女要

1/2

二二

衆解放，要反對婆婆打罵，反對丈夫打罵，要提倡放腳，要提倡婦女打柴、担水、上地，和男人吃一樣飯幹一樣活，要上冬學……她想：這不反了？如新家，婆婆不許打，丈夫不許打，該叫誰來打？難道就能不打嗎？二媳婦一就是指孟祥英。她的大孩子跟大媳婦在裏頭種地，兩隻腳，打着罵着還嫌不小，怎麼敢再放？女人們要打起柴來，担起水來還像個什麼女人？不識字還管不住腔，識了字越要上天……這還成個什麼世界？

婆婆雖然就心，孟祥英却不十分在意，有工作員作主，工作倒也很順利，會也開了好多次，冬學也上了許多次。這家媳婦受了婆婆的打，告訴孟祥英，那家媳婦受了丈夫的氣，告訴孟祥英。她們告訴孟祥英，孟祥英告訴工作員，開會，批評，鬥爭。

孟祥英工作越積極，婆婆調查來的材料也越多，打不得罵不得，跟梅妮說：「那東西管不住了！什麼事她也要告訴工作員！可該怎麼辦呀？」梅妮沒法，吸一吸嘴脣；婆婆也吸一吸嘴脣。

孟祥英打回柴來了，婆婆嘴一歪，悄悄說：「吃仰吃仰，什麼樣子？」孟祥英打回

水來了，婆婆喘一歪，悄悄說：『圪仰圪仰，什麼樣子！』

婆婆倡放脚，工作員叫孟祥英先放，孟祥英先放了。婆婆嚙着嘴，兩隻眼睛跟着孟祥英兩隻脚。

村裏的年輕女人們，却不和孟祥英的婆婆一樣：見孟祥英打柴，有些人也跟着打起來；見孟祥英担水，有些人也跟着担起來；見孟祥英放脚，有些人也跟着放了脚。男人們也不都像梅妮，也有許多進步的：牛××說：『女人們放了脚，真能抵住個男人做！』牛××說：『女人們打柴担水，男人少誤多少閒工！』牛××說：『牛婆婆常說人家八路不好，我看人家提倡的事情都很有好處！』

不論大家怎樣想，孟祥英的婆婆總覺着孟祥英越來越不順眼，打不得罵不得，一肚子氣沒處發作，就想找牛婆婆老嫗開個座談會。一天，她上地去，見牛婆婆老嫗在前邊走。她喊了一聲『等等』，人家除不等她，才走得快了。她跑了幾步趕上去，牛婆婆老嫗說：『咱兩家以後少來往。你不要以為你老二媳婦放了脚很時行！以後四十軍來了，一定要說她是八路軍的太太！你們家再跟八路有了關係了，咱可跟你們受不起那個連累！』

「這幾句話，把孟祥英的婆婆說得從頭上麻到腳底。她這幾天總是驚了一肚子氣，可還沒有考慮到這個天大的危險，座談會也不開了，趕緊找梅妮想辦法。可是梅妮有什麼辦法呢？還不是母子兩個坐在一塊各人數各人的嘴脣？」

六、賣也賣不了

有一次，村裏的羣衆要去太倉村鬥爭特務任二孩。牛差差們說：『去吧！任二孩是人家四十軍的得勁人，誰去參加鬥爭，誰就得防備掉腦袋。四十軍來了馬上就跟他算賬！』孟祥英的公公婆婆丈夫聽到這話，全家着了急，雖不敢當面來勸孟祥英，可是一個個臉色都變白了，娘看看孩子，低聲說：『這回可要闖大禍！』孩子看看娘，低聲說：『這回可要闖大禍！』

這些怪眉怪眼，孟祥英看了也覺着有點可怕，問問別的媳婦們，也有些人說：『不去好。』孟祥英這時也拿不定主意，問工作員『不去行不行』，工作員說：『這又不強迫，不過羣衆還去啦，幹部爲什麼不去？』孟祥英說不出道理來，她想：去就去吧，咱

不會不說話？

她一到太倉村，見羣衆滿滿擠了一會場，比看戲時候的人還多，發言的人搶還搶不上空子，任二孩低着頭，連誰的臉也不敢看。這會她的想法變了，她想：這麼多的人難道都不怕槍斃？可見闖不下什麼大禍。不多一會，她就領導着西塢口人喊起反對任二孩的口號來了。

開過了這次鬥爭會，孟祥英胆子大起來，再也不信特務們『變天』的謠言了，工作更積極起來。可是她的婆婆却和她正相反：自從孟祥英開會回來，牛差差們就跟她婆婆說：『早晚免不了吃虧』。婆婆聽見這話越覺着胆寒，費了千辛萬苦，才算想了個對付孟祥英的妙法。

一天，婆婆跟梅妮的姑姑說：『這二年收成不好，家裏也沒有吃的，叫梅妮領上他媳婦去襄垣尋他哥哥去吧！』家裏沒吃的是事實，離開婆婆，孟祥英也很高興，只是村裏的工作搞起來了放不下手。晚上，孟祥英到婦女識字班去了，婆婆又跟梅妮的姑姑談起話來。識字班用的油放在孟祥英家，孟祥英回去取油，聽見她們兩人的半截話。婆婆說：『領到襄垣賣了蠟吧，咱梅妮年輕輕地，還怕訂不下個媳婦？』姑姑說：『不怕人

衆告訴那裏的八路軍？」婆婆說：「不怕！那裏是老百姓佔着哩！」孟祥英聽了這話，才知道婆婆的高計，趕緊告訴工作員。工作員說：「她沒有跟你說明，你也不必追問她，你只要說這裏的工作放不下，不去就算了。」

孟祥英不去，婆婆也無法，自做了一番計劃。

七、英雄出了頭

夏天，閻炳勳孫殿英領着四十軍和新五軍投了敵人，八路軍又在林縣把他們打垮了。牛差差們一天聽說四十軍新五軍有幾千人過了漳河往北開，正預備宣傳宣傳，又打聽得是被八路軍在日軍的據點上俘虜回來的，因此才不敢緊張。事實擺在眼前，他雖不聲張，他對鎮不住勝利的消息，村幹部們一聽到這個消息，馬上都高興起來，大大宣傳了一番，從此人心大變，就是平日信服牛差差「整天」說法的人，也都知道牛差差的「天」塌了。孟祥英在這環境好轉之後，工作當然更順利了許多。

不巧的是連年有災荒，這個秋天更糟糕一點：一夏天不見雨，莊稼乾得差不多能點

着火。到秋來穀穗像打釘鏟，頭上還有寸把長一條蠟捻子；玉發不夠一腿高，三畝地也收不夠一籠頭。秋天又一連下了幾十天連陰雨，三顆糧食收割不回來。草比莊稼還長得高。

政府號召採野茶渡荒，村幹部們一討論，孟祥英管組織婦女。因為秋景太壞，村裏人都洩了氣，有些人說：『連年沒收成，反正活不了，那有心事弄那一把樹葉？』孟祥英挨門挨戶勸她們，說：『死不了還得吃』，說：『過了秋天想採野茶也沒有了』，說：『野茶和糠總比吃純糠好』……

……

嫗一邊說，一邊領着幾個積極的婦女先動起手來。沒糧之家，說：『情願等死』只能算是發脾氣，後來見孟祥英領的幾個人滿院裏是野菜，也就跟着去採。孟祥英把她們組成四個組，每日分頭上山，不幾天，附近山上，凡是能吃的樹葉都光了，都晒在這夥婦女們的院裏了。本村完了到外村去，河西沒了到河東去，直採到秋風掃落葉時候，算了一下總賬，二十多個婦女，一共採了六萬多斤。

野菜採完了，聽說自草能賣一塊錢一斤，孟祥英又領導婦女割自草。這一次更容易領財：家家野菜堆積如山，誰也不再準備餓死，一看見野菜就都想起孟祥英，因此孟祥

裏一說領事婦女割白草，這些婦女們的家裏人都說：『快跟人家去割吧！這小女是很有些辦法的！』後來大家竟割了兩萬多斤，賣了兩萬多塊錢。

從此西陵口附近各村，都佩服孟祥英能幹。

八、分家

有人說，因為孟祥英能生產渡荒，婆婆丈夫都跟她好起來了。仔細一打聽，完全不確：

孟祥英採來的野茶，婆婆吃起來倒也不反對，可是不贊成她去採，說她是『勾引上二夥年輕人去放風』。『放風』這個說法，原有兩個出處：從前有一種開煤窖的惡霸，花錢買死了工人（被買的人有了錯，可以隨便打死），關在窖底，五天或十天放出來見二次太陽，名叫『放風』；放罷了收回去，名叫『收風』。監獄裏對犯人也是這樣——從屋子裏放到院子裏叫『放風』，從院子裏鎖到屋子裏叫『收風』。孟祥英的婆婆也不是絕不贊成放媳婦的風——只要看孟祥英初嫁的時候也到地裏收割，拔苗就是個證據。

不過她想『就是放風，也得由我放由我收』。按『老規矩』，媳婦出門，要是婆婆的命令，總得按照期限回來；要是自己的請求，請得准請不准只能由婆婆決定，就是准出去，也得叫媳婦看幾次臉色；要是回來得遲了，可以打、可以罵、可以不給飯吃。孟祥英要領導全村婦女，按這一套『老規矩』如何做得通？因此婆婆便覺着『此風萬萬放不得』了。

這種思想，不只孟祥英的婆婆有，恐怕還有幾個當婆婆的也同意。牛差差老婆趁此機會造出謠言，說野茶吃了不抵事，有些婆婆就不叫媳婦去了。孟祥英爲了這件事，特別召集婦女開會檢查了一次，才算把這股謠言壓下去。

採罷了野茶，割罷了白草，孟祥英自己總結成績的時候，婆婆也在一邊給她作另一種總結。她的總結，不是算一算孟祥英採了多少茶，割了多少草。她的總結是『媳婦越來越不像個媳婦樣子了』。她的腦筋裏，有個『媳婦樣子』，是這樣：頭上梳個掃帚把，下邊兩隻粽子腳，沱茶做飯、碾米磨麵、端湯捧水、掃地搨桌……從早起倒尿壺到晚上鋪被子，時刻不離，喚着就到；見個生人，馬上躲開，要是自己不宜傳，外人一輩子

也不知道自己還有個媳婦。她自己年輕時候雖然也不全是這樣，可是她覺着媳婦總該是這樣。她覺着孟祥英越來離這個「媳婦樣子」越遠：頭上盤了個圓盤子，兩隻脚一天比一天大，到外邊爬山過嶺一天不落地，一個破口村不夠飛，還要飛到十里外，不跟自已商量着有事瞞哄工作員，反把什麼事都告工作員說……她作着這個總結發了愁：怎麼辦呀！打不得，罵不得，管又管不住，賣又賣不了。眼看不是家裏的人了！工作員成人家的親爹丁丁，好幾夜沒有睡覺，才算想了個好辦法——分家。

婆婆請牛差作證，跟孟祥英分了家。家分的倒還公道（不公道怕孟祥英不願分），孟祥英夫婦分得四畝平地四畝坡地，只是沒有分糧食。婆婆說：「打得少，吃完了，豈可是不分開以後，丈夫又回婆婆家裏吃飯、睡覺，讓孟祥英一個人走了個便宜。」

九、孟祥英的影響出了村

分開家以後，除分了二斤蘿蔔條以外，只憑野菜渡時光。過年時候沒有一顆糧，儲了合作社二斤米、五斤麥子、一斤鹽。

區公所離這地方四五十里，工作上照顧不過來，得一個地方幹部很不容易。像孟祥英這樣一個自己能勞動又能推動別人的渡荒能手，反落得被家裏趕出來餓肚子，區婦救會覺着這一來太不近人情，二來也影響這地方的工作，因此向上級請准撥一點糧食幫助她，叫她在當地担任一部份區婦救會的工作。

孟祥英在今年（一九四四）確實也有個區幹部的作用大：

正月，大家選她爲勞動英雄，來參加專署召開的勞動英雄大會。會後她回去路過太倉村，太倉婦救會主任要她轉領導婦女的經驗，她說：「遇事要講明道理，親自動手領着幹，自己先來作模範。」接着就把她領導婦女們放腳、打柴、担水、採野菜、割白草等經驗談了許多。太倉婦救主任學上她的辦法，領導着村裏婦女修了三里多水渠，開了十五畝荒地。二月十五，白茆村（離西陵口四十里）有個廟會，她在會上作宣傳，許多村的婦女都稱贊她的辦法好。今年沙縣七區婦女生產很積極，女勞動英雄特別多，有許多是受到孟祥英的影響才起來的。

說起她親自做出來的成績更出色：春天領導婦女鋤麥子二百九十三畝，刨平地十二

畝，坡地四十六畝。夏天打蝗虫，光割燒蝗虫的草，婦女們就割了一萬八千斤。其餘割麥子、出地、撈柴、剝棉條、打野茶……成績多得，不過這都在報上登過，我這裏就不多說了。

十、有人問

有人問：直到現在，孟祥英的丈夫和婆婆還跟孟祥英不對勁，究竟是為什麼？怕她脚大了走路太穩當嗎？怕她做活太多了他們沒有做的嗎？怕她把地刨虛了嗎？怕她把蝗虫打斷了種嗎？怕她把樹葉採光了嗎？……

答：這些還沒有見他母子們宣佈。

有人問：你對牛差差和孟祥英的婆婆、丈夫，都寫得好像有點不恭敬，難道不許人家以後再轉彎嗎？

答：孟祥英今年才二十三歲，以後每年開勞動英雄會都要續寫一回，誰變好誰變壞，你怕明年續寫不上去嗎？

女狀元郭兒子

王溪南

一

這次邊區羣英大會，到了許多女英雄，有榆社的郝二燈，涉縣的孟祥英，武安的郭恒的……中有一個身體魁偉，談笑大方，滿身男子氣概的年輕女英雄，就是郭兒子。在大會的一次勞動英雄座談會上，郭兒子起來發言的時候，會場更加肅靜了，只有一串親熱的碰武腔，一陣一陣的送到全體勞動英雄和列席者的耳裏，使大家都不禁驚異的發騰，才能，贊嘆不止。

那麼，她說些什麼呢？她是怎樣的一個人？她作了怎樣的一件英雄事業呢？

二

郭兒子今年只有二十四歲，是邊武七區南區區人。

她的娘家，在河北開州（滏陽），父親是在黃河撐船的，三歲母親就死了，兒子就跟父親在船上生活，一直到十四歲。

父親今日下水運洋布，明日上水運火柴，日子是辛苦的；但是年幼的兒子，還懂得這許多，倒是跟東跟西，從小就像男孩子一樣，生活得自由自在的，也沒裹小腳，什麼勞動的事情，都可以作作，和那岸上村裏的閨女，完全不同。

七歲上，由父親作主，說給了鄰村某姓當兒媳，眼看長到十三四的時候，那婆家嫌閨女家在船上，也學不成個針線生活，就讓她去當童養媳，兒子只得離開父親去了。

年輕閨女在婆婆眼裏，終是要交文雅雅，不聲不暗，包起兩只小腳作針線的，兒子在船上過慣了『野孩子』的生活，去不了幾天，就處處入不了婆婆的眼，天天不是打，便是罵，就說凡子在船上吃不好，穿不好吧，可是終究自己的骨肉，父親彌補的，這種受罪的日子，她怎麼能過下去呢？好幾次，她回到父親那裏，哭着要回去。

父親不是不懂得女兒的苦處，但是有什麼辦法呢，『閨女家終是要嫁個人，學個活』的，『也只有流着眼淚把她送回婆家去。』

兒子不能過這種被虐待的日子，幾次想逃跑，終是怕連累父親，沒有逃了。十五歲那年，父親突然患急病死了，她沒有了娘家的依靠，也沒有了累贅，要尋找自己的幸福，就要逃出這種監獄——婆家，一天傍晚，婆家發覺兒子不見了，怎麼也找不着。

兒子逃跑了！她一個也是對婚姻不滿的鄰居年輕婦女，由一個男子帶着逃跑了！這個年輕婦女，本來和那男子有不正確的關係，兒子經過這婦女的勸誘，完全相信，跟着他們逃出來，終是有希望的。她的家就在河邊，那天剛吃罷晚飯，兒子在洗碗刷鍋的時候，趁人都沒有防着，就大胆的上那男子早就準備好了的小船，像箭一樣的，小船載着三個人飛到了對岸。

上了岸，糊里糊塗的，足足走了一黑夜，也不知到了什麼地方，就住在一個小暗屋裏，不敢出來，住了有一個月，一天，那男子說：「現在他們找了這久找不着，大概現在也不會找了，我們再走吧！」他們就又轉身下。

現在的兒子，心裏是可以放心的了，希望雖然渺茫，但是總比受些惡劣的虐待強，

他們又走了一百多里路，到了一個村子住了幾天，那個男人才又說：『我出去察訪察訪，你們在這裏住幾天，我再來看你們！』誰知他一走，那個房東問她們兩個女的說：『那人已經花了錢啦，把你們賣在這裏了！』

原來那個男子，就是人販子，可憐凡子剛逃出了網羅，又投進了虎口。

三

從此，凡子成了販來賣去的『物品』了，不幾天，他又被這第二個人販子，賣到了另一個村的人販子手裏，最後，又被賣給了一個做生意的齊某做老婆。（這個齊某還有錢，但年紀比她大十多歲，開始說的時候，就說家裏沒有什麼人，後來到了家裏，凡子就聽人說：『倒比大的好看！』凡子就懂着了幾分，後來悄悄的問了一個小閨女說這家有幾口人，那小閨女說：『本來有兩口，現在你來了，就有三口了！』凡子知道自己被當作了小老婆，這種侮辱，那裏能夠忍受，反正這世界對她就是折磨，還有什麼顧慮，於是趙堅決的提出來要當小婆，是怎麼也不行的。

齊某看兒子，以爲不過買到了一匹陌陞的牲口，一時還不能馴服，只要喂幾天，就能聽話的，就不當一回事，誰知兒子不是這樣的女子，任你怎麼也不能說動她，成天要死要活，哭哭啼啼，也不吃飯，睡覺也不脫衣服，並且說：『你們心竊錢，就再把我賣了。』

齊某雖然有些錢，但是兒子真要尋死了，白丟了大洋，到底還是心痛的，那麼還是再賣掉上算。

他們就弄好弄歹，把兒子先寄養在一個老嫗婆家裏，答應給她重找地方，後來說是找到了南賈壁村一家莊戶家，兒子已經有了痛苦的經驗，就先打聽了那家靠實不靠實，後來打聽到確是確實的莊戶，她也就願意了。

兒子最後終算嫁到了南賈壁郭家，那齊某也收回了他的『本錢』，兒子不作小老婆的門爭，終於是勝利了。

四

自從離開父親去當養媳，再轉轉彎彎，東奔西跑，整整一年多悽苦流浪的生活，到此算是結束了，但是結婚以後的日子，也不是能夠好好的過的。

公公是個銀匠，家裏是封建的，兒子從小沒有學過針線，又是一雙大腳，要作個封建式的婦道家，怎麼能裝的出呢？丈夫也很不滿意，一開始，就經常和妯娌生氣、吵架，鄰居們來相勸，也是不管用。

十幾年的生活，兒子力氣是有一些的，地裏的活，雖也不會做過，但是她嘗了舊社會的痛苦，也已經鍛鍊成了一個倔強的人。她知道一切都是自己幹出來的，她想憑着自己的力氣，終不能成了吃閒飯的人，兒子於是下決心學做地裏的活，經常上地去，其他家裏的雜事，她也做得很多。

俗話說：『莊稼活，不用學。』雖然不學終究不會，但自己想幹了，也容易學，一年後，兒子在養種上，到底成了一個好把式，刨地、鋤苗、挑担、犁地，樣樣都能幹，足頂一個長工錢，而且，她更學會了針線生活。

因為她的能幹，和丈夫感情，也漸好起來，公公婆婆，也都喜歡她，十九歲時，她

又生了一個小女孩，全家人更是非常的歡喜，凡子自己也勤儉理家，成爲家庭的重要一員。姻家的生活也漸漸好起來。

五

一九四二年的災荒，凡子家裏因爲多少有些積蓄，熬過了。第二年，誰知又是沒收的。「連荒雞熬」，家家都少吃沒喝，有門路可投的，都逃荒投門路去了，沒有門路可投的，沒有辦法生活，也逃出去了，特別是四五月裏，日子更是難受。

這時，凡子正大着肚子，不能動彈，公公生了軟癱病，成天躺在炕上，也是動彈不得。婆婆六十多了，小女孩只有五六歲也都不行，所以家裏的生活困難到極點，成天只能喝些樹葉熬湯。有幾天，凡子病了，吐着大血塊，婆婆只能給她弄一二兩麵，煮碗湯喝。

就在這樣的時候，不久她又生了個男孩，說不發肥，公婆見是男的，捨不得，但是有什麼吃的呢？

後來向合作社借了斤半糧食，一天吃三四兩，不幾天就病死了。這錢不是長久辦法呀。她想逃出去也許有生路，就抱着只有十來天的孩子，投奔姊姊家去，可憐的婆婆也流着眼淚跟着她去，但是到了姊姊家還不是一樣沒吃的，她們連水也沒喝一口，又回到了家裏，姊姊家沒法，又到姥姥家裏去，姥姥家裏也沒法，舅舅想盡辦法，終算給了兩升玉莢，回來對付了幾日。在路上遇着了暴雨，加以來回過河，產後的身子，更加虛弱無力，但是沒有辦法呀！

不久，丈夫因為吃生吃冷，也病倒了，這樣一家的生活，只得都靠着兒子了，她想，反正不幹也是死，我什麼苦沒有嘗過？只要自己幹，總不會沒有辦法的，後來她打聽得賣估衣還值幾個錢，就支撐着自己的身體，把家裏的衣服拿出去賣了，換一些米麵。後來衣服賣完了，又賣破銅爛鐵，將就度日。

有一天，兒子回來，丈夫躺在炕上，只聽見他喊了一聲，兒子上去，摸一摸胸口，丈夫已經沒了熱氣，只得把他草草的埋了。

丈夫死後，一家的生活，事實上，只有兒子來照管了。兒子雖然責任更重，但媳婦

得更起勁，家裏的東西無法再賣時，媽就又帶人家這糧，担腳，送了好幾次，押一些錢來換吃喝。後來聽說担油更掙錢，媽就又向人家借了些錢，担了油到彭城去賣，賺了錢和債主平分，第一次担了十來斤去，就賺了三百元。媽見担油果然還可以，就隔一天去一次，去了好幾回，賺了不少錢。有一次媽担了老秤四十五斤，一次就賺了一千多元。就在這樣的災荒中，媽憑着自己勞動掙來了錢，買回糧食養家，賺了好幾次，除顧住了一家三口人的吃喝外，還賺了兩千多元錢，二百斤糖。

一個產後的婦女，在大家都沒有辦法的災荒中，能夠獨獨把全家從災荒中拉出來，這怎麼能不驚動別人呢？先是油房的掌櫃就叫他老婆也想着油跟她去賣，後來又有好幾個婦女也去了，連男人也去了。直至因為去的人多，油價便宜了，才漸漸的不去了。

但是，從此一鄉凡子，這個婦女的驚人成績，就在附近村上傳開了。後來人們對婦女輕視的觀點，經過她自己的奮鬥，也都在轉變着。

去年十月，政府發下棉花，號召婦女紡織。

本來，凡子家裏較封建，對村裏各種活動，是不大管的，凡子成天在家幹這幹那，無吃喝忙碌，也不曾在村裏幹過什麼。

村裏合作社要組織紡織組，叫婦女們選舉紡織組理事，大家覺着郭凡子能在災荒中養活全家，是個幹家，就都選舉了她。

凡子沒有搞過這些事情，深怕作不好，起先總是不願出來幹，後來經過大家苦口勸說，她才答應。

要麼不幹，既幹了，總要幹好，幹得徹底，這是她辦理各種事情的精神。她答應了，馬上就熱心的挨門逐戶的奔跑勸說，不久，婦女紡織組一個個的成立了，紡的紡，織的織，因為都是憑自願組織的原則結合，相互幫工，所以大家情緒也很好。

有一次，發的棉花比較賴，婦女們怕賠錢，都不願紡，她一面向大家解釋勸說，又向上面提意見，後來上面同意每斤津貼二兩，大家也就高興了。

動員大家，不是容易的事，在開始的時候，凡子整整十幾天沒有顧上家裏的活，後

來也常常就誤家裏的工作，雖然家裏沒有勞動力，她自己又是第一次參加村裏工作，但二娘馬上就能熱心的為大家辦事。

她的積極，她的能為羣衆着想，能為羣衆辛苦忙碌，能為羣衆解決問題，使大家也都相信她是自己的領袖，在年底選勞動英雄的時候，大家都選了她。

七

陽曆新年，凡子收到了一張拜年片，紅紅的印着幾個字。那是專署給她賀年的。

這是什麼東西呢？它怎麼會來的呢？那是凡子從來沒有想得到的呀！她收到了那張賀年片，心裏是多麼的愉快啊！

自從凡子被選為勞動英雄以後，那裏也知道了二娘啦，不光是公公歡喜，婆婆歡喜，就是村裏的人，外村的人，也都傳說着，高興的談論着，而且大家都敬重她！

正月裏，專署請她到分區去開會，天不亮，公公就起飯煮好了，讓二娘可以好好的上路。

到了寒暑，會上招待得多麼的好，首長們對勞動英雄是多麼的尊敬和親切，這怎麼能行呢。一個受盡苦罪的女人。什麼時候被人這樣的看起過呢！她興奮的自己思量。

在大會上，她又和許多勞動英雄見了面，又聽了許多勞動英雄的報告，也聽到了孟祥英的發言。

但是，自從聽了孟祥英的發言以後，凡子心裏就起了變化，甚至晚上睡覺也不能好。好睡了。她一直在想一個問題。

她知道了：孟祥英所以當勞動英雄，是有許多功績的，她領導羣衆割白草，領導羣衆挖野菜，自己作引線帶頭，專門爲羣衆着想，爲羣衆謀利益，使全村羣衆，都渡過災荒……

把這些事情和自己比一比，凡子是多麼的難受！她想：『我有什麼光榮呢，我不過想了一些油鹽了，解決了自己家裏的吃喝，對羣衆有什麼好處呢，就說紡織的事情吧，這能值什麼……』

吃飯的時候，肉、飯、大米飯……，凡子那裏在心裏，只有一件事情：『我有什

團勞榮呢！她越起越不好意思，越起越覺得自己的「勞動英雄」不光彩。

最後，她決定了：「不行，我要鬥爭，我也要把自己的村組織起來，我要跟孟祥英競賽！」

於是，在六會上，她向孟祥英挑戰，主要條件是：「組織大脚婦女運動。」

大會結束後，她帶了許多獎品回到了村裏，「勞動英雄」回家了，村裏好不熱鬧。大家都親熱的來問長問短，你問吃了什麼，她問見了些誰，凡子除了一一回答大家以外，還只說：

「我們要學習人家孟祥英，我們也要組織起來！」

八

現在的世道，只要自己肯勞動，窮人就有活路，凡子把自己現在的光景，和過去十幾年的歷史比比，深深的認識了這一點。

解暑回來的第二天，她就準備組織婦女們參加運動。

誰也沒有幹過這活，人家願意不呢？然而凡子相信，只要自己下手，自己帶頭，不會不成的，她就把自己的經驗，自己的光景，來向大家宣傳，動員，要大家組織起來。

當時合作社有個運輸隊運餅子，都是漢們担的；凡子動員了以後，就有趙娥子，連伏等五個大脚婦女參加了，就跟着男運輸隊一起担，開始有的還害羞，有的裝生病，都不願去，但是凡子那麼熱心起勁的帶頭，又有凡子腰錢的榜樣，她們五個就先參加了。

好幾個婦女，担着餅子跟着男人們在街上一起走，這是什麼時候有過的希罕事情啊，走到那一村，那一村的人都來看熱鬧，笑着指着，嘴裏還說：『叻！婦女！』『叻！希罕！』

運輸隊長何來喜見那麼多人看，笑，就生開氣了，一回到村裏，就向婦女們發牢騷：『跟你們說不是你們的活，你們硬要担，真敗我的興！』

婦女們除了凡子外，都沒有担過東西，回來後，大家肩上都腫起了紅疙瘩，但精神却都相當好，運輸隊長不但不鼓勵她們，反而還是這樣落後的輕視婦女，凡子就把這事

反駁給合作社，大家也不滿意那個隊長，也都要求罷免他，終於後來選上了兒子當運輸隊長。

第一次担餅子以後，婦女們都賺了許多錢，兒子就又去動員其他婦女，別人看見的碰不壞，參加的就多了起來。

後來因為人多，村裏就分成了男女兩個運輸隊，男的走遠路，女的走近路，發腳的時候，打鐘集合，慢鐘集合男人，緊敲集合婦女，婦女平時有的在在家裏，有的在地裏，運輸情緒都很高，只要一聽見緊急敲鐘，就從四面八方，到合作社來集合了。那時的女運輸隊，正是多麼的熱鬧。

女運輸隊最多的時候，有過二十四個隊員，經常担的，也就有十幾個，每逢出發，就是一長串人，由郭凡子率領着；大家都很興奮，在路上又說笑，又唱歌，也不怕害羞了。旁人看見了，都只有驚異、佩服的說：『現在的婦女，真是厲害！』有些落後的人看不慣，就說些什麼：『格仰，格仰，像個陰婆！』婦女們也只當不聽見，還是担，後來大家習慣了，也沒有閑話了。

不到兩個月，凡子參加運鹽担餅子，就有二十五次，一共賺了八百多元。趙婉子担了十五次，也有三百多元。其他參加十來八次，三四次的，每人也賺了一百來元。幾十元。凡子力氣最大，担得最多，餅子每個重秤七八斤，擔一次就能担十來斤，其重十二斤，共計在八九十斤上下。

自從婦女們担了餅子以後，有的解決了家裏的困難，公婆拿錢，也都歡喜得不得了，有的自己要化一些錢，買一些針線、用具，也就方便，不用再向家裏拿錢了。大家也漸漸得：要自己解放，要自己被人看起，就只要自己能勞動。

九

四月裏，南賈鹽發現了蝗蝻。

一天，婦女們正在地裏盤坡，突然村裏響起了緊急鐘聲。大家以為又是送腳，都趕回來了，原來是村幹部們召集大家創蝗蝻。

當時有的人還不相信有，有的又不願創，經過郭凡子的積極勸導，而且馬上創出來

了一籃子，大家才有了信心，不久就有五六十個婦女創了起來，凡子一個小組，有七個人，最是積極，有的人只創半天，她們却成天的創，一籃又一籃，七天就換了二十五斤米。差不多有一個月光景，南賢璧的蝗蛹，被消滅了。因為凡子一組成績最好，還得了政府的獎金一百元，小米十四斤。南賢璧村，也成了打蝗的模範村。

麥收時，南賢璧附近，又從敵佔區來了飛蝗。

這蝗虫是多麼的可惡啊，政府動員附近各村的老百姓，不分區村的去撲滅它。

南賢璧，就由凡子率領了三十多個婦女，組成一隊遠征軍，到張耳莊等村去打。她們的有勁能幹，實比漢們還強得多。

張耳莊離南賢璧有十幾里路，這時凡子的小孩，快一週歲，天天還需要喂奶，其他婦女，都可以住在外村，凡子是隊長，她要起帶頭的作用，她不能因為私事而誤了大事，她就天天回去，每天天不亮即起身，天黑了才回來照顧小孩，有時早上她趕到張耳莊，莊上的人還沒起來。

這樣來回跑，還要一整天的參加打蝗，累了好幾天，凡子病倒了，人們把她抬了回來。

這樣積極的勞動英雄，誰不關心啊。區長聽見她病了，親自到她家里去訪問，縣長聽見她病了，也親自到她家裏去慰勞，公家的醫生，更是常常去診治她的病症。

凡子從來沒有想到，人們會這樣親熱的關心她，她知道，只有共產黨才能這樣，她內心的感激，是永世難忘的。

不久，她病好了，但是孩子因為吃了她病奶，跟着病了，後來，却不幸的死去了，凡子自然萬分的痛心，但沒有影響她什麼。

飛鏟消滅後，她們又得了獎米十五斤，另外還給了凡子三斤醫藥米。

十

早在冬學裏，村裏已經把互助的事情討論過了。

『三八節』凡子從縣裏開會回來以後，她就計劃動員大家組織互助，換工。她連晚上睡覺時，也一直在考慮：『婦女們就不能開荒盤荒？』

『一定行的！』她想她自己就行，她就和農會主席競賽，看誰能行。

首先她就去動員了參加運輸的那幾個婦女，她們都相信凡子的話，運輸的好處，就是最好的證明，她們都參加了，一共七個人，成立了一個小組。

這七個人，有四個是主婦，三個是閨女，家裏的勞動力都是不很夠的，經過凡子的組織，她們都上了地，一共盤了二十五畝荒，各家的人，都喜着說：『要不是撥工，那來這些地呢！』

盤坡以後，他們又鋤麥，一共鋤了二十五畝，一個人一天就能鋤一畝，足頂一個漢們，這樣，也免去了家裏好多困難。

以前，誰又曾見過婦女們盤荒鋤地呢，但是現在的事情很清楚，婦女只要組織起來，不光能受，不光能頂上漢們，而且只要互助，比光桿漢受還能行呢，這樣，大家都對互助相信了起來。

本來她們只有七個婦女互助，後來要收麥，地多人少，收不過來，凡子趁大家熱勁，就召開了一個七家的家長會議，計劃互助割麥的事，於是她們的撥工隊，由七人發展到七戶了，一共八十五畝麥，二十一個勞力，三個牲口，大家一互助，又快又熱鬧，因

天就收割完了。平常時候，收這些麥子，據說是得半個月呢！足足省了一百五十工。

七月裏，經過政府的號召，大家的努力，南買鹽村，又鋤完了二遍苗，但是後來檢查，發現還有一家的八畝地無人照管，地主自家僱人去鋤，因為實在草太多，人們鋤了二遍，也不願幹啦。

政府號召不荒一分地，但是現在就要荒八畝地。

這個，凡子怎麼能願意呢，村裏就這一些了，怎麼也要鋤它出來，艱就帶自己的小組去鋤，到底鋤出了三畝。因為草實在太多，鋤起來太困難，也不算，其餘的就改種了秋菜。

村裏的人們，發現了婦女們鋤的那三畝苗，又決又勻，都吃驚起來說道：「啊，這些婦女真能呀！」實在她們鋤那地，是化了多大的耐心和力氣呢！

十一

秋收時候，因為牲口少，大家又住的分散，困難更多，凡子就又召集了一個家長會。

議，參加的人家，一共增加到十九戶。

這十九戶，共有地一百九十多畝，男勞力二十個，女勞力十六個，牲口七頭，她們把地編成了五個小組進行互助。因為凡子組織得很好，不但都省了工，而且還在預定時間內收完了穀子，又種上了通時的麥子，她是怎樣組織的呢？譬如：趙金祥有小孩，就不能好好上地，凡子就組織曹永兒八歲的一個小孩去抱，去照顧，這樣，趙金祥也能專心幹活了；再像趙二不動，很是能受，但嫌從小死了娘，沒人教，所以不會納鞋底，凡子就讓別人幫她納，她去地裏幹活來還工；再說紡織，也是互相幫工。幹的活都算撥工隊的，收穫和賺的錢，大家按情形分配，大家也極滿意。

因為隊擴大，問題也發生了很多，但是凡子一發現，就能夠很快的解決，譬如，有的人使牲口，狠命的使，把牲口糟塌得不成樣子，牲口主就不願意了，後來，大家願意叫凡子分派指揮，凡子一領工，說幹就幹，說歇就歇，誰也不吃虧，問題就解決了。再如有一次撥工隊到一家去幹活，直受到半前晌才幹完，那主家還不叫吃飯，大家就吵嚷開了，就誤了許多時間，後來凡子提議跟離家幹活，就由離家準備湯，大家自家帶乾糧，這

樣一來，大家都沒有意見了，只要搬工隊『有問題發生，凡子終是時時刻刻的在想來想去想解決的辦法，因為想得週到，她一提出一個意見，大家沒有不同意的。

開總結大會時，各家都把自己的收成，和生活和往年比了一比，不論男女老幼，莫不高興，有的說：『有牲口的沒人，有人的沒牲口，這樣一來，都解決了！』有的說：『省了工，又種上了及時麥，要互助可不行！』

在盤荒種麥的時候，凡子還曾經抽出時間領導過她組的七個婦女幹『體己生產』，生產的東西，三分之二給家裏，三分之一就歸婦女私人所有，他們盤荒創地，種籽本錢都是她們運輸賺的錢及打蝗的獎米換的，秋天收的各種糧食，折合小米，共有五石二斗二升，麥九百九十五斤，除了三分之二給了自己家裏外，還剩一石七斗四升，七個人分，每人得了二斗半細糧，這樣婦女們的零用錢就更豐富，而家裏的收穫，也更多了起來。這種『體己生產』，帶公私兼顧的性質，實是相當好的一種創造。

八月裏，凡子在大家的擁護下，被選舉爲村婦救會主席。

誰也都懂，只要跟凡子走，就有辦法。凡子領導她們運輸，領導她們生產，變工，誰不會得到好處，那麼誰不相信凡子？

其實，凡子的成績，不僅僅在賺幾個錢，生產幾斤糧食，更主要的是全村婦女的舊觀點，都因爲凡子的勞動成績而轉變了，全村的婦女不光是參加互助的在勸導，就是其他的婦女們，從來沒有上過地，後來也紛紛的抗着鋤頭上地去，佔了全村的三分之二，有些大腳的婦女，甚至都赤了腳在地裏幹起來。

凡子的小組，本來工作罷了，還進行學習，組外許多婦女，零得眼紅，就有十幾個人也要來參加學習，凡子就又熱心的把她們組織起來，後來，參加的人，竟有一百多個，經常到的，也有七十來個。

更有兩件事情，是使兩個婦女永不能忘記的，也是其他婦女非常感動的，一個是張翠英，她本來好吃懶做，又常跟男人們胡耍，凡子就苦心的勸告她，終於讓她回心轉意，決定改正，後來生產非常積極，還被選爲生產委員。還有一個就是趙娥子，因爲她和丈

夫搞不好，經常住娘家，也不好好生產，婆家真是沒奈何。後來凡子也去勸她，並且去和她開家庭會議，她也就和丈夫和好了起來，在運輸生產時，更成為婦女中最積極的一個，因為她錢賺得多，生產東西也多，丈夫以及家裏的人，也都看起她來，和大家也很融洽了，她想想，要不是凡子勸說，那有今日的好光景，她太感激凡子了，非要和凡子結成親戚乾姊妹不行。

郭凡子，是真正從羣衆中出來的英雄，南賈壁村的婦女，就因為這些，當要選舉邊區勞動英雄的時候，又都選舉了她。

一九四五年二月

7	•63
	-2